

永樂大典

卷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一東

中庸十四

子路問強

朱子章句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程子輯畧游曰中庸之道遣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

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衛是集說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曾子之問孝子游之問禮顏淵之問仁終身所問不過以其所長者此子路所以有問強之說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朱子章句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也朱子語類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爾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爾程子遺書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

貴之人患乎懼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忿慍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祝洙附錄語錄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

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並錄趙順孫纂疏寬柔以教至勝人為強三山陳氏曰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

君子之道也陳氏曰此君子只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陳傑詳解子路問強子路好勇故問剛強於孔子子曰南方之強與孔子答言汝之問強其

南方人之強歟北方人之強與其北方人之強歟抑而強與抑是亦之所當強歟三事強下文分別言之寬柔以教寬容柔順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

無道橫逆無道之來直受而不報之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者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此南方人之強也君子居之君子長者之人每每以此

自處此君子是平平說非大贊君子之君子胡炳文通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哲喙嚙子路行行皆不

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做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

永樂大典

卷五五五

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通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與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是泛說。馬豫楫義發明引三山陳氏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何強之有。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輯釋亦引之。史伯嘗嘗窺此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守其氣質不變。似非經注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黃裳演山集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主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杜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馬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字谿陽先生集南方之強。以柔勝剛。北方之強。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於南。亦不偏於北。矯當如矯揉之矯。過與不及者。當矯之使歸於中也。魏公著句解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所問者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與。所問者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字也。抑問女之所當強與。寬柔以教。含容與順以誨人之不反不報。無道。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居之。此君子之道也。

永樂大典卷五五五

二

杜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朱子章句杜席也。三山陳氏曰。卧席曰杜。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朱子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遷轉。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特因論南方之強。而言此義。則程子輯畧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陳櫟詳解杜金革。杜席。杜於子戈甲冑間。死而不厭。死如歸。輕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有果敢之力。勝人為強。此北方人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好強有力者。每每以此自處。胡炳文通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為強。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自有重輕。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能含忍者。亦不過舉風氣之大槩而言。爾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



他雖如此。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文王善養老。他便益歸乎來。又至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見他中立而不倚處。文前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注云。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國有道不變塞焉。塞未達也。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也。朱子語錄錄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着。立到中間。久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為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遷世無悶者。為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遷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遷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答潘謙之。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為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况洙附錄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知。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若把捉不定。久后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廖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后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重耳強哉矯。贊美之辭。詩傳。矯矯武貌。總論三章之旨。問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林夔孫張栻南軒集強哉矯。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歎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此說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備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楊諸公

之說雖亦費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袞亦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趙順孫纂疏。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陳氏曰。四者之強。乃中庸之道所當強者。此則所謂中庸。至能擇而守也。陳氏曰。凡此皆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理義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是指成德之人。陳櫟發明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此四者。君子之強。乃哲人君子之事。中庸之道也。是汝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塞未達也。至不變平生之所守也。陳氏曰。國有道。道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當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當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氏仲曰。強。勇也。中立。身倚。不倚者。勇也。和。易流。不流者。勇也。矯。勇貌。不變。塞。至死不變。勇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不可能者。今能之。夫子以是告子路。至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夫子深教之至矣。惜子路終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也。愚按。矯。練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為未然。今陳氏又拈起言之。陳櫟詳解。故君子和而不流。此下言君子之強。乃哲人君子之事。中庸之道也。是汝之所當強也。應抑而強。一句。故君子雖以和為貴。然未嘗一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五

五

於和而無即。其和能有所守。而不至於流也。強哉矯。其強哉。其矯矯然。或類也。矯。如矯矯虎臣之矯。以此語贊君子之強。下文三句皆效此。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不強者。豈能中立。久必偏倚。今能當中立。又能持守。常不偏倚。可謂強哉矯然也。國有道。不變塞馬。強哉矯。過國有道時。雖連而進。用。然若固有之。不變其未達時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過國無道時。則安貧至死。不變平生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此四者。純乎義理之強。而非血氣之強。乃君子之大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之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污。惟強者為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為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亦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篤信天理。克盡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永康陳氏曰。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乎此。新安王氏曰。子路為人。初無中和氣象。故夫子以中和言之。通曰。第一章自天命率性說中和二字。說得大

永樂大典

卷五五五

此就人之氣質說中和二字說得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分明有骨力是之謂自強通曰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圓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而非禮弗履所以為大者之壯也倪士毅釋釋陳氏曰和到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大軟而流蕩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倚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則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史伯嘗管窺強哉矯章句矯強貌詩矯矯虎臣是也 說氏謂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若以矯為強貌則當曰矯哉強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發明備載說氏此說而又自曰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為未然今說氏又拈起言之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此四句是應抑而強與而言雙峰謂聖人不應只說強何也且如章句說則以強為主而矯為贊其強之辭如說則以矯為主而強為贊其矯之辭二章雖若皆通然于路則問強非問矯也雙峰但知反章句為高而不知求之經文以審其是不足道矣發明者以說為非則不當存存而不辨正愚所謂口雖非之心未嘗不是之者也於此見發明信朱子不如信說氏之真情矣或問所辨不可不放何文

永樂大典卷五五五

六

淵事文引證詩曰矯矯虎臣 詩音頌思樂之篇此放於泮宮而特頌之辭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賦叔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矯矯武說或說所格者之左耳也 呂喬年麗澤論說君子和不而流中立而不倚和與物同何疑於流中立無所依又何疑於倚中立者凶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字豁陽先生集塞字文公以未達之所守言之若更以淵塞充塞求之尤善至死不變元只是此實理所以更不必言塞矯字詩訓強貌若以矯正釋亦通矯其偏以適於中也 李好文經訓要義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言不變未達之所守蓋不以富貴利達變其守也 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言不變平主之所守蓋不以死生貧賤改其平日之操 魏公著句解故君子和不而不流君子以下謂流之所當強者雖和而不至於流強哉矯矯強也中立而不倚中立而無所倚蓋強哉矯同上國有道國有道之時不變塞焉塞未達也言不也未達之所守也強哉矯同上國無道國無道之時至死不變不變平主之所守也強哉矯此四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也 程子輯卷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

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北方則過於強，尚力用強，故止於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揚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為至剛。是謂強也。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建、安存、存氏曰：中庸之道，遠次顛沛之不可達，唯自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顛沛，所謂強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而已。故以南方之強為君子強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蓋其為中，雖不同，而其貴不已一也。延平榜氏曰：天地之仁氣盛於東南，義氣盛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強，氣俗如此。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為強也。故君子居之，杜金革死而不厭，以勝物為強也。子路之強若是，故曰而強者居之而汝也。與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為強，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五

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于路也。河東侯氏曰：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強以勉之。明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不可能哉。強有二說：強悍勇敢，與勝己之私，皆謂之強。故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克己復禮，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杜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尚勇無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矯如矯木之矯，矯曲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過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焉。犬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豈非強哉。矯乎學者，若知自強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意也。抑者，違料之詞。與孟子抑王同。義陽為德陰，為力南方之強，以德而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乎中庸之道焉。若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固無柔之失。故曰君



于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衷所謂枉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 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中立不倚伯夷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 廣安游氏曰強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樂者氣也治氣者心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為中庸待之以強孟子之說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方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主中國之強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重厚君子因其性以道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傾則易動今中國之人其稟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

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之強不剛不柔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物而倚不為險易而變至中至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其為強所以為壯大也易言剛健中正純粹精其意同此 范陽張氏曰南方北方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社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強可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強何哉蓋強當從戒謹不惰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為中庸之強若山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天資好勇其鼓琴流入北邙其言志則曰軍旅此北方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然則何以為中庸之強曰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矯然不撓中立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撓故其見於用有道之世不變於厄塞之耶無道之世曾之以死亦不變其節其強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倚之強也矯之為言剛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悼其平時之無益而潛養之不可已乎 永康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開端以答強因強以明理所以變動于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以之北方之強北

宮煦似之要之皆守氣也。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此守約之理。強哉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晏氏曰仲尼荅子路以北方之強乃曰而強者居之則謂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安於北方之強所以救其失也。哀十五年蒯賸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則死而不厭驗矣。國有道矣。衆人皆逐於浮華君子矯之則篤於充實故曰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有始而無終君子矯之則終始一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子矯世以中庸之道非南北之強所能與也。晉陵錢氏曰南北之方土風不同其不知中庸則一然君子處南方之強而世之號為強者乃處北方之強則所貴於強不在剛猛矯抑也。哉疑辭也。強哉矯猶言強豈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塞實也。國有道不變其實以趨時國無道不變其實以辟害此中庸之強非矯抑所能。雪川倪氏曰南北方之強言其稟於風土者然也。子路持恃血氣為強爾非南方北方之強故孔子勸之抑也。子路好勇是過強者不能以抑為強故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所以抑之也。其後死於衛國之難反為傷勇非中庸也。蔡淵綱領子路問強至強哉矯主勇而為言也。鏡香石洞紀聞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問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只是因其

氣質而言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乃是能矯其氣質之偏以就乎中如何。先生曰然問然則章句訓矯為強貌而引矯矯虎臣為證何也。曰朱子之意謂此四者皆成德事故以矯為強貌然以矯為強貌則當曰矯哉強不當曰強哉矯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強哉矯者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蓋此四者非平日矯揉之強者不能。有以至此。又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問章句以不變塞為不變未達之所守似牽強曰魯向來亦疑之。但別解不得。各張玉淵問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如何。先生曰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且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陽亦然才說風氣便是用了。蓋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問朱子謂南方不及乎強者也北方過乎強者也。看來南北各屬一方皆是氣之偏處所以不中君子之強又不如。此曰南方之強強乎柔者也北方之強強乎強者也。君子之強強乎中者也。問君子居之與下面和而不流之君子何所別曰南方雖不及乎強然亦是君子之事是亦君子之徒矣。後面和而

# 永樂大典

卷五五五

不流等語。却是正說君子。問陽莫盛於南方。若是一味含忍。恐非陽剛氣象。曰。固是含忍。然却是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是也。此雖可謂君子之事。然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當報復。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譬如於天。也有和風甘雨。也有嚴霜烈日。時中道拘不得。又曰。上而南方。北方之強。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要自勝。其氣質之偏。所以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以接物。固是好。然知和而和。則易流。而為不恭。中國不偏。然四面空曠。亦易得倒。歸一邊。問。然則偏倚異乎。曰。程子云。中者。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亭亭當當。是四面湊來。恰好當中。便是中立。直上直下。是上面與下面筆直無一些邪曲。便是不倚。不倚尤難。故非矯之強者不能。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谷共中。有張王淵。陳應龍。輯語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曰。凡人中立而無所倚。則必至於倚者。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他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為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董味許謙叢說。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為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永樂大典卷五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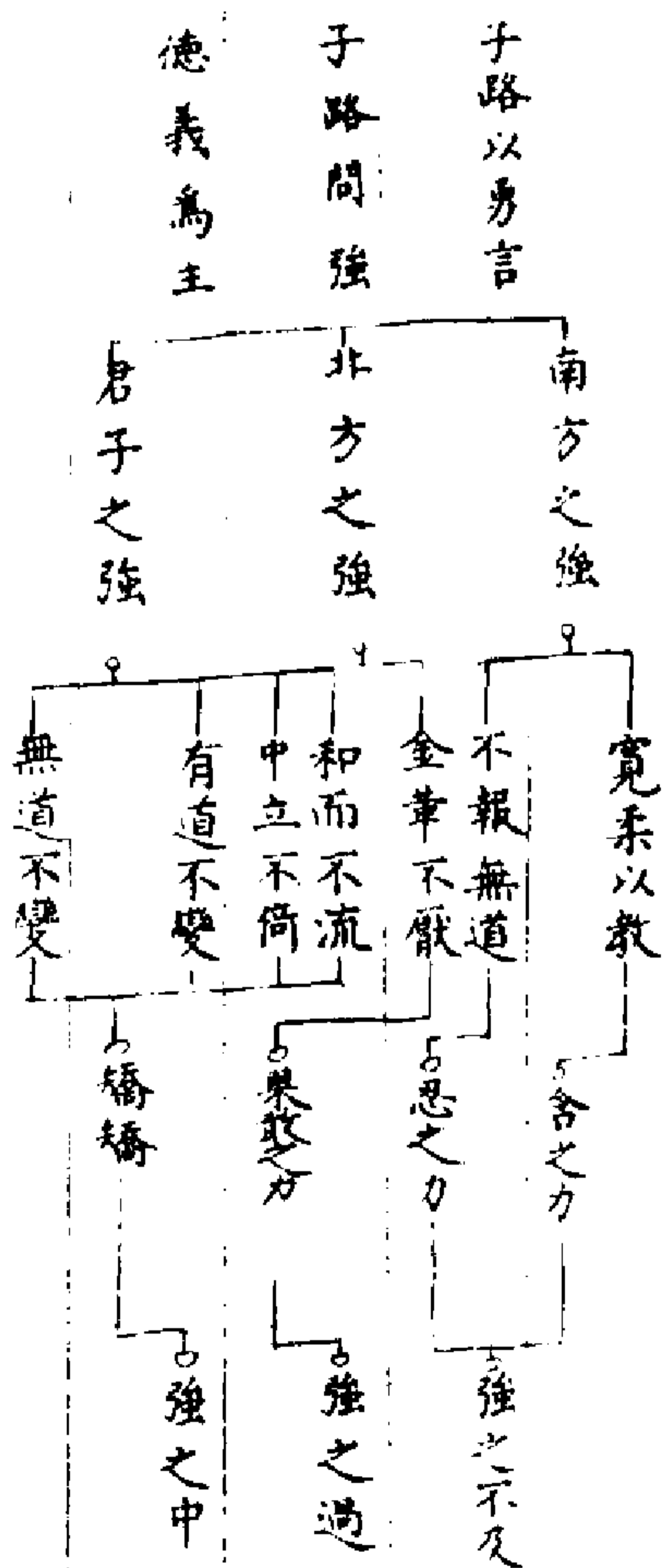
十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為。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為問。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為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為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善。而善者。杜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善。而過者。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貫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畧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既而不流不倚不

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國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為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為富貴所淫則為事物所汨尔為所汨者知未盡為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為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章句含容形容寬之量異順體微柔之容皆不可以為正訓資質既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異順故也上兩字以贊言下兩字以接物言杜金華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善幹旋說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走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重曾荊標註子路問強至強哉矯或謂南方之強謂之君子和而不流亦謂之君子何也曰南方之君子對北方之強者而言一則寬容含忍一則剛勁果敢俱以贊而言也至於和而不流之君子又所以對南方北方之強而言一則風氣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五

之強一則德義之強也或又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其與首章所謂中和者同與曰首章之中和以性情而言此章之中和以德行而言一則本之於心而有體用之分故其所該為至廣一則行之於身而有溫確之異而其所守為至剛一則根於所稟乃天賦之自然一則成於學問乃德性之卓然者也或又謂君子之強四者亦有別乎曰和而不流是接人處中立而不倚是守己處國有道不變塞是富貴不能淫處國無道至死不能變是威武不能屈處四者謂之德義之勇者既能持志又能無暴其氣之謂也程後心章圖子路好勇故問強南方之人寬大而能涵容柔弱而能異順所以能誨人之所不及非寬大則人之所不及者已不能包容之非異順則不能低心下氣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無道是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地氣溫軟人稟得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只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北方地氣剛勁人稟得亦勇多以金革為杜帶常在兵革間雖死不厭故以勇敢之力勝人為強而強者居之南方強失之不及北方強失之太過皆非中庸之道此下說君子有四者之強乃中庸之道子路之所當強也



趙次誠考義強哉橋皆勉學者自強之意和而能自強則不至於流中立能自強則不至於倚國有道而自強則能不變其平素國無道而自強則能不變其困窮然則所謂不流不倚不變皆言堅強不屈而求以入德之事非指理之無過不及者而言夫德之成也蓋和而不流者言其人之和易而不雷同也中立而不倚者言其人之強立而無所倚靠也國有道無道而所守之不變即所以守此不流不倚之志而不敢變也章可以為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

強孰大於是非謂不流不倚不變為中庸之不可能也亦非謂已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能擇能守也蓋謂夫子之所以勉于路以此者正以中庸之不可能而君子之莫大於自強也何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能守即上章所謂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故於此既言不可能而下章則言惟聖者能之正謂惟聖人然後能夫中庸之不可能者也章句以聖人之所能者為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曾謂夫子教于路以理勝氣而勉強脩德以致夫不流不倚不變之力者亦可以為成德乎語錄以不流不倚不變為能擇後工夫意正以為成德之誤也胡雲峰遂謂君子居之之君子為泛言而不流不倚不變之君子為成德殊不知南方之君子雖不得中而猶不失為君子之道而其所當強者則正在於不流不倚不變之道初非可以分君子之不同也語錄又謂惠為和而不流而夷之歸文王善養老而不從武王伐紂為中立不倚夫和而不流固可以言惠矣以夷之清為中立不倚則惠之不以三公易其介獨非中立不倚乎大抵惠偏於和夷偏於清其制行則有終身不可合者奈何引之而証夫子所教中庸之道耶既氏又謂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以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

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遊世不見  
和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夫四者之強皆出一致。惟和不流故  
中立不倚。惟不流不倚。故有道無道而終身不變。未聞可以火第難易言  
也。且至死不變。教學者持守之事。又豈可以言聖人之所能乎。要之舜之  
好問用中。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為智。回之能擇能守。學知利行。主於行而  
為仁。子路問強。而夫子抑其血氣之剛。進之德義之勇。因知勉行。主於強  
而為勇。其學之淺深事之大小。固有不可以槩論也。陳華祖提綱子路問  
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夫子舉三者之強以揭其剛  
其下遂條釋其為強者之目。以告之。蓋南方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  
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其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則矯中立而不倚。強則  
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則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則矯四者固子路之所  
當強。然此正上章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  
擇而守也。能擇者勇於知。能守者勇於行。此義理之勇。所謂勇所謂強。此  
中庸者是也。能禾標題事義。子路之為仁南方之強柔也。北方之強強也。  
不流不倚不變則君子之強中庸之道也。項安世臆說子路問強。至強哉  
矯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得如顏子足矣。顏子不易

得。得如子路足矣。子路問強。子曰云云。君子居之。子曰此君子之徒也。  
任金章云云。而強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  
不流不倚云者。為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  
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於知之也。先言和。後言中。自末而至本。亦勉  
強者之事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不流不  
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為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  
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為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於行之也。  
身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  
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類此。錢時融堂管見  
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子路仲由也。而文也。實示以教者。優裕以為教也。不  
報無道者。橫逆之來。文之而不報也。任衣系金文兵也。華甲冑之強也。矯  
強。飽塞者。窮塞未通之時也。子路好勇而問強。其意可知矣。夫子未遽答  
也。遂一辨難而後條陳之。所以委曲成就之意深哉。謂今所問是南方之  
強。是北方之強。抑汝之所謂強。若南方之強。則理義以自勝。君子之所當  
也。其事如此。北方之強。則血氣以為勝。強者之所居也。其事如彼。於斯二

# 永樂大典

卷五五五

者將安從乎強者非所尚也抑為君子之強而後為強耳於是推明四節以告之和易流也君子則不流中易倚也君子則不倚樂則行之而窮塞之所守者不變憂則違之雖至於死而所守者不變四者之下每以強哉矯稱之猶云如此而後謂之強正汝今日之所當勉者也子路於此傷然深省而求其所以不流不倚不變者安在則知平時行行之氣一無可恃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可能矣鬼景迂集十路問強。至強哉矯者何。懷疑其非中也。蓋惟中為能強也。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中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表家齋集子路好勇。故問強。夫子叩兩端告之曰。抑汝之所謂強與。蓋已足以欲發子路矣。南北剛柔不同。而皆曰強。何也。南以含忍為強。北以果敢為強。氣習然也。南人稟溫厚之氣。以寬柔誨人。無道則不報其強也。君子然偏於柔矣。北人稟嚴毅之氣。勇於用兵。死且不厭。則偏於剛矣。偏隨生稟。性則無偏。孔子謂之相近。孟子謂之善。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順乎性命。意民欲盡。動靜一死生一乾之純剛行健。坤之至柔動剛。此則聖門之所謂強也。其和也。不流於人欲。

永樂大典卷五五五

十四

其立也不倚於一偏常中而已。國有道不變塞焉。阜陶曰。剛而塞塞實也。遭世平治。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變也。觀剛不變字。見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矯而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外求也。子路之不得其死。夫子已豫知之。其仕衛也。豈不曰。蒯賁無母。國人不君之矣。然輒之拒父。亦名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喪子之戚。喪子路。夫子不深貶也。結縷一節。亦可謂奇男子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強哉。子思列此章於頌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命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師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履厲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盡忠致命。不可變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乾之剛健。坤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強也。薛季宣浪語集。子路之問。蓋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記南方北方之強。應之。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得仁也。北方之強。豈子路所謂強者。此匹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變不為。無道改節。自強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持立貌。王與均監樓業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強者君子所以進德。

修業者也一息而不強則非天矣洪範論六極而終之以弱蓋弱之為害  
 乃學者受病最深處人惟氣昏志弱故見理不明用心不剛卒至懦而無  
 立此所以不可不強也然強之說有二有氣稟之強有理義之強氣稟之  
 強則自其風氣之所使者言之理義之強則自其涵養之所得者言之子  
 路孔門高弟以強為問而夫子既告之以氣稟之強又告之以理義之強  
 南方北方之強氣稟之強也抑而強與之強理義之強汝之所當強也南  
 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寬柔以教謂誨人之際雍容而不  
 迫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受之而不校此君子之事而南方之氣稟然也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社席于金革甲冑之下冒敵而  
 直前捐軀而不顧死而無厭此強者之事而北方之氣稟然也君子之所  
 謂強者充之以義養之以直持之以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天下  
 之至強也矯者強故之貌和者君子之達道也和而無即則必至於流惟  
 和而不流則可謂之強中立者君子之有守也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  
 惟中立而不倚則可謂之強邦有道則仕此君子得志之秋也處富貴之  
 地人之所易驕吾能不變窮塞之所守則可謂之強邦無道則隱此君子  
 是處之特也處貧賤之境人所不能堪吾能死守而不變則可謂之強嘗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五

試觀之張儀蘇秦當戰國之世紆朱懷金從車傳食周游乎列國之郊一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豈非大丈夫之事然孟子直以妾婦待之必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而後謂之大丈夫蓋儀秦之所謂強者血氣之強而孟子之  
 所謂強者理義之強也雖然此強之說而中庸之義存焉南方之強不及  
 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君子之不流不倚則強之合乎中庸者  
 也子路好勇故先告之以南方北方之強而終以君子之所謂強者終  
 之蓋將使之抑其氣稟之強而進於理義之強也使子路涵養之功自此  
 日加則疇昔暴虎馮河之氣習當消落而無餘矣異日衛人之難何至於  
 輕死哉惜夫微麓書院講義強者德之幹也子路問此宜可與立矣何以  
 謂強者德之幹蓋萬病皆本於弱謂聖可企可望而及弱也謂天地民物  
 之責不可任之以弱也知所向慕而不能往弱也不自奮勵而俯仰沉浮  
 弱也有初無終弱也議論有餘改即易操弱也推此言之弱為萬物之根  
 人而病此無德可言矣故曰強者德之幹幹立而德充如四體既正而膚  
 革充盈也然強當較積學之虛實不當較氣稟之剛柔南方之氣稟厚故  
 其人以容忍勝北方之氣稟疑故其人以果敢勝雖不盡然孔子舉其大



榮論之參較二者南方固優於北方然而亦氣稟之所鍾非得於積學之所養也所貴乎學者變化氣質所稟偏於剛主之以義理而不暴所稟偏於柔主之以義理而不怯是其強也蓋一切不論氣質之何如而自有學力之所謂強矣虛者養之以至於實敝者養之以至於充學愈進則強愈益非一日之積也故強者聖門之所貴也強立不反是謂學成而雖柔必強則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所致所貴乎強如此人見子路之好勇而問強也故不深思強之為可尚夫強亦猶松柏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不強則弱其人無德之可尚何足有為哉夫和而無節則易流惟弱故流也中立而無依則易倚惟弱故倚也國有道慶富貴而變國無道憂賤患難而變惟弱故變也君子人歟收斂整肅行乎從容舒肆之中正直方嚴出乎寬大樂易之表何流之有既不依東又不依西久之卒不依乎東西既不附彼又不附此久之卒不附乎彼此何倚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之有不流不倚不變見於外者也強立於中者也流倚變者其中無主之驗故夫子以不流不倚不變告子路使知必如此則有以驗其強其實則聖賢所以太過人德成道尊皆自此主也不然彼其初亦夫人也而何以至此孔氏之門問強者惟一子路然由今觀

之得強之實者顏子曾子乃其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亦知其所當強者然終以血氣之剛所稟少偏夫子慎其以所偏者自好也故為辨南北之強使子路知強在此而不在彼子思取而筆之中庸之書後之學者儻賤弱而貴強如此則夫弱者之不足與有為而強者亦自警也切嘗妄論強者可敬可畏而未必有為也人之為學其初豈能一一皆強惟其日策勵焉而不使之退日植立焉而不使之儻日振拔焉而不使之衰頹不失言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是非之輕徇乎不失色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擊笑之近媚乎不以區區得喪亂吾方寸不以弊弊根境耗吾精神使義理充盈氣力全固而無是疑及其久也卓然有立當重任臨大節居濁世處群邪境變於前而中不動其浩然獨存者乃與天地相終如此者其身成德而世道亦嘉賴之所貴乎學此者也讀中庸至此尤覺有警於予心讀此章矣而忽以弱終其身則如勿讀而已矣故切自疏其說而朝夕省焉不知凡我同志以為然否或曰梅翁先生謂夫子告子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先主本意蓋謂當強於和而不流當強於中立而不倚當強於不變塞焉當強於至死不變今茲講義泛說強字乃謂強則和而不流強則中立而不倚強則不變塞焉

強則至死而不變與夫四者所當強之語異矣曰然不流不倚不變須於  
臨事接物對境時見之無緣至此時而後思所以為強也夫強非一日所  
能不流不倚不變乃強之得力處故予有積學養成之說梅菴先生之說  
本自明白然或恐讀者不無以文害辭之病今細玩或問中所答以證章  
句所釋則意亦明矣或問中所答曰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  
無即必至於流中立而不依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  
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  
及之先生所謂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可謂非一日所能而臨事接物對  
境之時乃見其得力也然則強其所當強以為此四者之地先生之意恐  
合如此思之 國朝答程與權集于路問強承上章中庸不可能也而言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二者雖就風氣而言然人之資稟亦在其  
中南方之強不及然其能忍亦人之所難也故謂之強而君子居之孔子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以君子貴乎犯而不校也故曰君子居之枉金革  
死而不厭則勇士輕生者之所為也故曰強者居之南方之強雖不及猶  
近於君子北方之強雖云過然終於勇士而已未若由擇善固執之功而  
進於中庸者為尤難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以下四者合乎中庸者也然一

節難於一節和而不流凡和者易於流故以不流為強中立而不倚凡中  
者又則力疲必至於倚故以不倚為強先和而後中者先其用而後其體  
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凡國有道則野無遺賢君子皆達而在上矣達而在  
上則素富貴行乎富貴或有忘其窮而在下貧富之即者人能貧賤一心  
貴賤一致而窮達不易其所守斯亦人所難能也故以不變塞為強國無  
道至死不變則有龍德而隱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之意而死生窮達  
夷險一節非聖人不能也此其最難而能之故尤以為強也通上四節皆  
其勇之中者也非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其能若是乎此章言勇而下章  
亦言勇以終首章之義蕭鑑待問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稱君  
子 上君子以氣稟言下君子以學力言氣稟者風土之所生學力者義  
理之所就 氣稟柔弱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亦君子之道四者之強乃  
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強也前君子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  
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自是不  
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  
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  
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唯

永樂大典

卷五五六

強有力者乃能不假依倚自然中立。徐潛生擬疑問中庸言中而不倚孟  
子言中天下而立以及言中道而立中立之義有同異歟。答中立不倚  
以君子之強而言中天下而立以人君之位而言中道而立以聖人教人  
之法而言鄙遠炎衍義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  
夫子答之曰汝之所問南方之所謂強與北方之所謂強與抑而之所以  
強與夫寬容柔吳以教誨人所不及不報橫逞無道之來而順受之此南  
方風氣柔弱以容忍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君子則居之衽席于金如戈  
兵之儀華如甲冑之儀雖死而不厭悔此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  
人為強者也而強者則居之故汝之所強者當如君子雖和而不在於流  
則強哉而矯矯也中立而不倚則強哉而矯矯也國家有道之時不變  
易其塞而未達之所守焉則強哉而矯矯也國家無道之時志雖至死亦  
不變易其平主之所守則強哉而矯矯也此四者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  
者夫子以告子路所以抑其血  
氣之剛而進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馬豫楨義亦承上章  
之意以明擇中庸而  
守之非強不能陳華祖提綱此十章通為一節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也中庸之中無體用言不偏不倚者中之體也即首章大本之中無過不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五

十八

及者中之用也。即首章達道之和。變和言庸。先儒所謂以性情言之則曰  
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蓋性情天所賦也。故初無聖凡之間。德  
行學所至也。故人有能與不能者焉。然欲務德行而實有是中庸於身者  
無他。在知仁勇三者而已。故下引肆之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以明之。知  
者所以知此中庸也。仁者所以體此中庸也。勇者所  
以強此中庸也。故會此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